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 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张起铭**

【内容提要】 数字丝绸之路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举措与重要引擎。在有关数字丝绸之路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后，中国与南亚地区的数字合作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并且目前尚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和南亚八国共同实施的数字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与南亚八国在数字发展领域相互需求且具有互补性。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共建意义重大，将有利于消弭南亚数字鸿沟，优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布局，提供中印合作新渠道，应对数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威胁与破坏。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携手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将对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 数字丝绸之路 数字合作 南亚 印度 巴基斯坦

DOI: 10.16608/j.cnki.nyyj.2024.02.02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的3月、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总书记向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关联性和统筹性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710015）的阶段性成果。

** 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全世界宣布,“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①至此,“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②,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由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③2022年11月,中国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明确指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④由此可见,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参与国际数字合作,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而且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成功实施。目前,在有关“数字丝绸之路”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相关研究更多涉及拉美、非洲、东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国别也聚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国与南亚数字合作现状与成效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剖析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一、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现状

2023年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成就之一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亮点纷呈”^⑤。据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南亚的孟加拉国;与30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南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13页。

③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年4月2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6/content_5386544.htm

④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11月7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1/07/content_5725117.htm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43页。

亚的巴基斯坦；与 1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南亚的马尔代夫。^① 2023 年 9 月，中国与尼泊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尼泊尔教育部关于科技创新合作的协议》，协议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② 2023 年 10 月，中国与多个国家共同发布《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其中包括南亚的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可以看出，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富汗六国已经成为中国在南亚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2016~2019 年，中国企业在印度的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和在线娱乐等领域投资 100 亿美元，^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2022 年印度参与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至此，中国与没有建交的不丹外的南亚七国签署了国家级的数字合作协议。同时，在数字五联五通领域均能发现印度和不丹的参与，因此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是客观事实。

首先，中国与南亚在数字设施联通领域合作成就卓越。数字设施联通主要是海底电缆和陆地光缆的铺设。与海底电缆相比，中国与南亚的陆地光缆合作成效较为显著。中国与南亚七国均签署并实施了光缆相关的合作协议。中国电信针对传统跨境陆缆问题创新陆缆合作模式，实施了“丝绸之路电缆工程”，^④ 与阿富汗先后签署了《丝路光缆合作协议》和《中国电信阿富汗电信战略合作协议》，在阿启动了新的陆地光缆工程项目；^⑤ 中国还与孟加拉国先后签署了《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孟网络

①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在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3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310/20231003446762.shtml>；《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巴基斯坦有关部门签署八份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0/content_6910894.htm；“Key Agreements Exchanged between the Maldives and China,” The President’s Office, Republic of Maldives, Jan. 10, 2024. <https://presidency.gov.mv/Press/Article/29600>

②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Nepal,”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 September 26, 2023. http://un.china-mission.gov.cn/eng/zgyw/202309/t20230926_11150168.htm

③ Jagannath P. Panda, “What Beijing’s Expanding Digital Silk Road Means to India?” Aseemaa, August 30, 2021. <https://aseemamag.com/what-beijings-expanding-digital-silk-road-means-to-india/>

④ “China Telecom and Afghanistan Telecom Start Fiber Optical Cable Project,” Deepblue Telecom, Nov. 22, 2022. <https://ftths.com/aliquam-erat-volutpat-2-2/>

⑤ “China Telecom and Afghanistan Telecom Start Fiber Optical Cable Project”.

建设框架协议》。^①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2 年与孟加拉国信息通信事业部签署了“数字互联互通”项目，作为“数字孟加拉国”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将为孟加拉国建设 10 个数字乡村站、1 万个计算机实验室。^③ 斯里兰卡的大部分数字基础设施合同都是与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签订的。^④ 2022 年中国在斯启动了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其政府服务的数字化转型。^⑤ 华为公司在 2023 年投资 2.4 亿美元为巴基斯坦安装跨境光缆，这条跨境光缆将连接东非和欧洲。^⑥ 同时，2024 年 1 月中国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将加速巴基斯坦数字生态系统发展，使之成为区域网络互联互通的枢纽国家。^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9 年中软国际有限公司与不丹移动网络运营商 TashiCell 集团达成了突破性的合作协议，助力不丹电信系统加速转型升级；^⑧ 2021 年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与印度 Vianet 通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在尼泊尔西部进行高速光纤网络的建立与扩展；^⑨ 2023 年，印

① 安永：《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进展、形势与展望》，2023 年 10 月，第 9 页。https://assets.ey.com/content/dam/ey-sites/ey-com/zh_cn/topics/coin/ey-progress-and-outlook-for-jointly-building-the-digital-silk-road.pdf

② 《中企海外项目双周报（2022.4.25~2022.5.8）》，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41857.html>

③ Adam Pitman, “What One BRI Project Shows Us about China’s Investment in Bangladesh,” *Dhaka Tribune*, June 27, 2022. <https://www.dhakatribune.com/opinion/longform/273312/what-one-bri-project-shows-us-about-china%E2%80%99s>

④ “Navigat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The Impact on Sri Lanka’s Digital Economy,” *Colombo Gazette*, June 17, 2023. <https://colombogazette.com/2023/06/17/navigating-chinas-digital-silk-road-the-impact-on-sri-lankas-digital-economy/>

⑤ Rejaul Karim Byron and Mahmudul Hasan, “China Firm to Implement Tk 3, 975cr Digital Connectivity Project,” *The Daily Star*, April 21, 2022. <https://www.thedailystar.net/news/asia/china/news/china-firm-implement-tk-3975cr-digital-connectivity-project-3009051>

⑥ “Navigat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The Impact on Sri Lanka’s Digital Economy”.

⑦ Khurshid Ahmed, “China, Pakistan Sign Agreement to Route Internet Traffic through Pakistan, Generate \$400 Million Revenue,” *Arab News*, January 30, 2024. <https://www.arabnews.pk/node/2450631/pakistan>

⑧ 《中软国际携手华为，成功进入不丹移动运营市场》，中软国际网站，2019 年 7 月 23 日。<https://www.chinasofti.com/news/1185.htm>

⑨ “VIANET Partners with CCS for Network Expansion in Western Nepal,” Vianet,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vianet.com.np/vianet-partners-with-ccs-for-network-expansion-in-western-nepal/>

度喀拉拉邦的光纤可选网络项目采用了中国制造的光纤电缆。^①

中国在南亚已经完成了若干数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并投入使用。中国通信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中国政府援尼泊尔光缆铺设项目”于2018年完工，中尼跨境陆地光缆开始投入运营；同年，中国—巴基斯坦跨境光缆项目也成功完成，跨境光缆长度820公里，耗资4400万美元。^②2022年，中国完成了援助孟加拉国的网络基础设施三期项目，^③将“信息高速公路”从首都达卡延伸至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为孟加拉国2600个工会建立了高速宽带互联网连接，并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保障了孟加拉国各级政府机关的在线服务正常运行。^④中国与马尔代夫主要进行了海底电缆合作，迄今完成了两项工程，一是2021年2月中国华为海洋网络科技公司承建的MSC海底电缆系统投入使用，^⑤二是2024年1月中国华海通信承建的DSCoM海底电缆系统投入使用。^⑥

其次，中国与南亚在数字政策沟通方面合作成就突出。作为数字技术的基础战略性资源，数据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国家出于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敏感性的考虑，通常会对跨境数据传输加以限制并引入本国要求，由此围绕数据存储及流动、数据保护展开了规范和治

① Swrajya, “Kerala Govt Opting for Chinese Optical Fibre Cables When Indian Made Cables Are Available, Says Union Minister Rajeev Chandrasekar,” June 10, 2023. <https://swrajyamag.com/news-brief/kerala-govt-opting-for-chinese-optical-fibre-cables-when-indian-made-cables-are-available-says-union-minister-rajeev-chandrasekar>

② Abdul Rauf, “Pak-China Optical Fibre Cable (OFC) Project-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anuary 2019, p. 26. http://01_pivotarticleissue1_jan_2019_a-rauf.pdf/

③ “China-Supported ICT Project Completed in Bangladesh,” Xinhua News, Nov. 23, 2022. <https://english.news.cn/20221123/0f739e2e5c0b4814b28ff3e9d902b647/c.html>

④ “Chinese Ambassador to Bangladesh Li Jiming Attends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CT Infra-Network for Bangladesh Government Phase-III (Info-Sarker Phase-3)’,” Chinese Embassy in Bangladesh, Nov. 23, 2022. https://www.mfa.gov.cn/eng/wjb_663304/zwjg_665342/zwbw_665378/202211/t20221123_10979691.html

⑤ Winston Qiu, “Maldives Sri Lanka Cable System (MSC) Launches for Service,” Submarine Networks,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submarinenetworks.com/en/systems/intra-asia/msc/msc-launches-for-service>

⑥ 《华海通信宣布承建马尔代夫国内新海缆系统》，华海通信网站，2022年10月10日。 <https://www.hmntech.com/cnPressReleases/38004.jhtml>

理体系的博弈。^① 目前，基于联合国南南框架下的“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中国建设了八个分别面向南亚、东盟、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国家、非洲、上海合作组织和拉美的跨国技术转移平台。^②

中国与南亚就共建数据中心、北斗卫星系统和5G技术展开合作。一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共建数据中心。中国华为公司分别在2016年与巴基斯坦国家电信公司共建了第一家数据中心、在2022年与巴基斯坦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共建了另一家数据中心。^③ 2018年印度和中国启动了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首个联合项目，在大连启动了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信息技术走廊建设，在贵阳成立了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技术合作平台。^④ 二是北斗卫星系统的合作。巴基斯坦于2022年使用中国北斗系统替代了原来的美国全球定位卫星导航系统，斯里兰卡也计划建立十余个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运行参考站，^⑤ 马尔代夫在阿拉赫岛海上打桩项目中也使用中国北斗卫星系统提供全天候的智能监控、可视化作业和高精度施工。^⑥ 三是5G技术的合作。中国移动的Zong 4G (CMPAK) 是为巴基斯坦4G技术服务的先驱。^⑦ 目前，华为5G蜂窝网络覆盖了南亚六国。2022年华为云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市场份额均排名第一。^⑧ 华为还是尼泊尔电信网络设备和核心

① 刘国柱、尹楠楠：《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以数字经济场域为聚焦》，《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84页。

② 陈文锋、艾医卫：《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华网，2023年6月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608/7ffc49d5cf0744c59c8e5954c15fe7da/c.html>

③ Stuart Corner, "South Asia Data Centre Guide 2022: Country by Country," April 27, 2022.
<https://www.networkworld.com/article/3658136/south-asia-data-centre-guide-2022-country-by-country.html>

④ Ananth Krishnan, "India, China Launch First Joint Projects in Big Data, AI," *India Today*, May 27, 2018.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india-china-launch-first-joint-projects-in-big-data-ai-1242989-2018-05-27>

⑤ Deepakshi Rawat and Jia Hao Chan,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Implications for Indi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sights*, Vol. 521, No. 18, 2018, pp. 1-6. Xiudian Dai, "The BRI and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for South Asia," in Bhumitra Chakma and Xiudian Dai e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nectivity: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21st Century*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2), pp. 57-75.

⑥ 安永：《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进展、形势与展望》，第24页。

⑦ "China Emerges as One of Main Players in Pakistan's Telecom Sector: PES," *Pakistan Today*, June 17, 2023. <https://www.pakistantoday.com.pk/2023/06/17/china-emerges-as-one-of-main-players-in-pakistans-telecom-sector-pes/>

⑧ "Huawei Cloud Named Leader in Emerging Asia-Pacific Hybrid Cloud Market," Huawei Cloud, Dec. 19, 2023.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en-us/news/20231219141025806.html>

系统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① 同时积极支持马尔代夫的数字化转型。^② 2023 年华为与阿富汗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将在阿富汗所有省份安置华为摄像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21 年以来印度尽管禁止多款中国移动应用程序，不允许从中国采购设备，但仍允许华为参与 5G 技术使用和应用试验。^③

再次是中国与南亚在数字资金融通和数字贸易畅通方面的合作成就初显。金融科技^④是数字经济的血液，^⑤ 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思维和手段重塑并创新金融服务机制，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同南亚的区域性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初具雏形。除了没有建交的不丹，中国已实现了与印度等南亚七个国家的“全覆盖”，形成了立足云南、辐射南亚的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网络。^⑥ 具体来说，2021 年阿里巴巴投资的印度最大移动支付公司 Paytm 在孟买股市成功上市，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还与孟加拉国的达卡证券交易所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交易系统的数字化现代化。^⑦

共建数字自由贸易区、加强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

① “Nepal Telecom’s Core System under Huawei’s Control despite Technical Sensitivity,” Khabarhub, May 19, 2023. <https://english.khabarhub.com/2023/19/304398/>

② “Huawei Sign MoU to Collaborate on Smart City Initiative,” Maldives News Network, December 13, 2023. <https://maldivesnewsnetwork.com/2022/12/13/huawei-sign-mou-to-collaborate-on-smart-city-initiative/>

③ Trisha Ray, Sangeet Jain, Arjun Jayakumar and Anurag Reddy, “The Digital Indo-Pacific: 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Resilience,” Quad Tech Network Series, February 2021, p. 10. https://nsc.crawford.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nsc_crawford_anu_edu_au/2021-02/thedigitalindopacific.pdf

④ 金融科技（Fintech，是 finance 与 technology 两个词的合成）是金融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创造出的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

⑤ 陈凯：《金融科技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思考》，《国际贸易》，2018 年第 5 期，第 51 页。

⑥ 《程敏：在面向南亚跨境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上积极作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2022 年 11 月 14 日。 <http://www.sky.yn.gov.cn/xsjj/zgsd/04225646977262480859>

⑦ Deep Pal,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Vulnerabilities and Resilience in Four Countries,” Carnegie Endowment, October 13,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0/13/china-s-influence-in-south-asia-vulnerabilities-and-resilience-in-four-countries-pub-85552>

要内容。^① 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子商务伙伴关系的建设与成效最为显著。2010~2020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数字贸易出口额达3.617亿美元。^② 2022年11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协议共同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数字化转型。^③ 中国与尼泊尔的数字设备贸易也成绩显著。2021年前11个月尼泊尔从中国进口的手机价值高达207.6亿尼泊尔卢比(约1.74亿美元),约占手机进口总价值的61%。^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2021年从中国进口的集成电路数量增长了147%、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增长了77%,^⑤ 2022年在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国中排名第九;^⑥ 只是在2023财年相关进口有所下降,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从2022财年的303亿美元下降到2023财年的276亿美元。^⑦

最后是中国与南亚在数字民心相通方面的合作特色鲜明。中国与南亚在智慧城市和教育数字化方面开展了合作。在智慧城市方面,中国主要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进行了合作。在孟加拉国,中国四家国有企业于2022年3月向吉大港发展局提出在孟加拉湾沿岸6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智慧城市的提案,中国提供资金,项目由孟加拉国负责,以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并为民众带来福利。^⑧ 其中,中国路桥公司提出了90亿美元的智慧城市投资计划,旨在开发凯拉尼甘杰(Keraniganj)和阿舒利亚

① Clayton Cheney,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Exporting Political Illiberalism," *Issues & Insights*, No. 19, 2019, p. 16.

② Asif Javed and Vaqar Ahmed, "Digital Trade as Engine of Growth for Pakistan," *Pakist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XIII, 2022, p. 75.

③ Ma Zhong *et al.*,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3, May 2022, p. 1.

④ "Nepal Imports More Mobile Phones for Online Classes amid COVID-19," Xinhuanet, June 24,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siapacific/2021-06/24/c_1310025843.htm

⑤ Zhang Xiaoyu, "China-India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conomy Has Great Potential but with Conditions," *Global Times*, Jan. 31,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1/1250262.shtml?id=11>

⑥ 安永:《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进展、形势与展望》,第45页。

⑦ "Import of Laptops, PCs, Medical Devices, Solar Cells from China Fall in FY23," *The Economic Times*, May 16, 2023. <https://m.economic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mport-of-laptops-pcs-medical-devices-solar-cells-from-china-fall-in-fy23-gtri/articleshow/100272135.cms>

⑧ Jerome Siacor, "China Proposes to Build a Smart City in Bangladesh," March 21, 2022. <https://opengovasia.com/2022/03/21/china-proposes-to-build-a-smart-city-in-bangladesh/>

(Ashulia) 两个创新型智慧城市。^① 在斯里兰卡，华为与其国有住房开发公司签署了智慧城市合作建设谅解备忘录，华为提供设计方案，并负责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② 在马尔代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其国有住房开发公司的智慧城市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助力“智慧马尔代夫”的建设。^③

在教育数字化方面中国主要与斯里兰卡和尼泊尔进行了合作。2023年，华为在尼泊尔开展了“未来种子”公益项目，^④ 为当地众多优秀青年提供通信、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训。同年，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教育数字化赠款，帮助斯里兰卡建设3000个数字化教室；^⑤ 华为还在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访华期间签署协议，为斯里兰卡的教育数字化提供技术基础设施。^⑥ 2024年3月，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与斯里兰卡签署了《援助斯里兰卡普通教育数字化转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现场考察会谈纪要》等双边合作文件。^⑦

综上所述，中国与南亚国家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成效是有所差别的，其中中巴数字合作成就最为显著，其次是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马尔代夫，而与印度和不丹的合作成果则不尽如人意。总体上，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数字金融、智慧城市和文化教育数字化等领域，呈现出良好的数字五联五通，这为进一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Abul Kashem, “Chinese Firm Offers Tk1 Lakh Crore Mega Project for 2 Smart Cities,” *The Business Standard*, August 24, 2023. <https://www.tbsnews.net/economy/chinese-firm-offers-tk1-lakh-crore-mega-project-2-smart-cities-688330>

② “Huawei Sign MoU to Collaborate on Smart City Initiative”.

③ Joshua Bowes, “PacNet #21-The Digital Silk Road and Chinese Techno-Nationalism in Maldives,” *Pacific Forum*, April 4, 2024.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s/pacnet-21-the-digital-silk-road-and-chinese-techno-nationalism-in-maldives/>

④ 程是颀、刘刚：《尼泊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14日，第14版。

⑤ “Chinese Govt. Grant to Help Digitalize 3, 000 School Classrooms,” *The Sunday Times*, October 1, 2023. <https://www.sundaytimes.lk/231001/education/chinese-govt-grant-to-help-digitalize-3000-school-classrooms-531133.html>

⑥ “Sri Lanka and Huawei Sign Agreement to Advance Digital Education,” Lanka Sara, October 17, 2023. <https://lankasara.com/news/sri-lanka-and-huawei-sign-agreement-to-advance-digital-education/>

⑦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与斯里兰卡有关部门签署合作文件》，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4年3月29日。 http://www.cidca.gov.cn/2024-03/29/c_1130099301.htm

二、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

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数字丝绸之路”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进与南亚地区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并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与南亚地区数字合作成就，既受彼此数字战略内源性动力的直接驱动，更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致力于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实践的结果。

（一）共同的数字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内源性动力

中国的“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及具体的数字化战略。在中国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第一次提及“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制定了“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①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继续强调“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而且首次使用了“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概念，也首次提出“文化数字化”和“教育数字化”战略，^②规定了“涵盖九大领域的二十一项战略性统筹工作，确立了一种制度机制、五种体制机制、二十八种一般性机制”^③，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南亚八国中印度早于中国提出并实施数字国家战略。印度在2015年出台了“数字印度”战略。^④“数字印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电子政务、在农村地区建立高速互联网、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九个支柱——电子政务、电子化服务（e-Kranti）、全面信息化、高速宽带、普及移动连接、公共网络接入项目、发展电子制造业、IT就业岗位和早期示范项目。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eqid=d99c72a00000f5c60000000264703aa8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10月25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③ 张淑兰：《新时代中国战略性统筹的成就、挑战与展望：基于党代会报告的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第34页。

^④ Himakshi Goswami,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India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 2, No. 11, 2016, pp. 78-79.

印度出台“数字印度”的目标是塑造治理良好、信息透明、反应灵敏的政府，促进印度知识型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①并且自“数字印度”战略出台以来，印度从中央政府层面加强与各邦政府的协调，统一执行标准。^②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也早于中国提出数字国家战略，尤其是在中国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后开始加速推进战略实施。孟加拉国在2008年就提出了“数字孟加拉国”战略，但进展缓慢，直到2018年后才相继出台《电子政府总体规划》《数字孟加拉国2021年愿景》《2021~2025年数字孟加拉国框架》和《2041年智能孟加拉国愿景》^③，2023年出台以消除极端贫困为目标的“2021~2041愿景规划”，希望通过智慧公民、智慧政务、智慧社会、智慧经济四个关键支柱实现从“数字国家”到“智能国家”的转型。^④巴基斯坦在2016年提出“数字巴基斯坦”，但进展缓慢，直到2019年12月才推出较为具体的“数字巴基斯坦愿景”，强调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增加对数字技能的投资、促进创新和技术创业。^⑤巴基斯坦于2020年3月正式启动第一个数字专项基金“伊萨（Ehsaas）紧急现金计划”，于2023年出台《数字化现在：巴基斯坦数字化转型指南》，这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全面的数字化愿景。^⑥

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在中国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后开始启动数字国家战略。斯里兰卡在2018年出台《数字经济战略》，2019

① Giridhari Mohanta, Sathya Swaroop Debasish and Sudipta Kishore Nanda, “A Study on Growth and Prospect of Digital India Campaign,” *Saudi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Vol. 2, No. 7, 2017, pp. 727-731.

② Vineet Nagpal, Sharma Anup and Ravinder Nath Rajotiya, “Digital India and E-Governance: Talent and Technology for India Tomorrow,” *Governance*, Vol. 9, No. 2, 2020, pp. 123-128.

③ “Bangladesh Signs Charter to Become a Member State in the Digit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audi Gazette*, September 20, 2023. <https://cdn.saudigazette.com.sa/article/636033/BUSINESS/Bangladesh-signs-charter-to-become-a-member-state-in-the-Digital-Cooperation-Organization>

④ Tabibur Rahman, “Digital to Smart Country a Proposed Pathway for Bangladesh,” ICAB, Nov. 27, 2023. <https://www.icab.org.bd/publication/news/4/1119/Digital-to-Smart-Country-A-Proposed-Pathway-for-Bangladesh>

⑤ Alina Khan, Naeha Rashid and Hiba Fatima, “The Digital Pakistan Policy: Vision and Execution,” *Digital Pakistan*. <https://digitalpakistan.pk/blog/the-digital-pakistan-policy-vision-and-execution/>

⑥ Alina Khan, Naeha Rashid and Hiba Fatima, “Digital Now: A Guide to Pakista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abadlab Working Paper 13*, April 2023, p. 7. <https://tabadlab.com/wp-content/uploads/2023/04/Tabadlab-Working-Paper-13-Digital-Now.pdf>

年起草《国家数字政策》，在“繁荣愿景国家政策框架”中将建设“技术社会”作为重要任务。^① 2021年，斯里兰卡开始正式实施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将数字政府和数字经济列为战略的重要领域。^② 2023年，斯里兰卡发起“数字愿景2030”，^③ 目标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尼泊尔于2019年出台“数字尼泊尔框架”（DNF），框架涵盖数字基础、农业、卫生、教育、能源、旅游、金融和城市基础设施八个领域，侧重数字连接、数字技能和数字治理三个支柱，^④ 这为数字国家发展规划了路线图。2023年尼泊尔通过了“数字尼泊尔战略”，^⑤ 明确了国家数字化发展的三大具体目标——具有密集连通性的无障碍的现代基础设施、定量的可持续的生产和生产力、良好的治理，核心目标是确保经济的多维转型，最终目标是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⑥ 马尔代夫在《2019~2023年政府战略行动计划》^⑦ 和《2019~2023年国家恢复与复苏计划》^⑧ 中均制定了国家的数字化发展议程，将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服务作为优先事项。2022年发布的《适应、分散和多样化的数字马尔代夫》（DMADD）^⑨ 和2023年

① Chanuka Wattagama, “Digital Economy of Sri Lanka: National Goals and Lessons from the South,” *UNCTAD BRI Project*, No. 15, 2021, pp. 1-59.

② Anuradha Nagar, “How Is Sri Lanka’s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Shaping up,” April 30, 2021. <https://w.media/how-is-sri-lankas-digital-economy-strategy-shaping/>

③ “The President Said His Government Wa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Modern, Digital Sri Lanka,” Presidential Secretariat, March 31, 2023. <https://www.presidentsoffice.gov.lk/index.php/2023/03/31/the-government-is-committed-to-building-a-digitized-modern-sri-lanka-says-president/>

④ Sugam Nanda Bajracharya, “How Far Has the Digital Nepal Framework Come?” *Nepal Economic Forum*, May 11, 2022. <https://nepaleconomicforum.org/how-far-has-the-digital-nepal-framework-come/>

⑤ Dhananjay Kumar Shah, “Towards a Digital Nepal,” *The Kathmandu Post*, Jan. 21, 2023. <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2023/01/21/towards-a-digital-nepal-1674315168>

⑥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Nepal”.

⑦ Ministry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Republic of Maldives, “The Digital Maldives for Adapt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DMADD) Project,” April 27, 2023. <https://www.environment.gov.mv/v2/en/project/19723>

⑧ Savani Jayasooriya, “Connecting the Unconnected-Transform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Maldives,” IFC, March 25, 2023. <https://www.ifc.org/en/stories/2023/connecting-the-unconnected-in-maldives>

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Maldives,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lan”.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09921500402221762/P177040084f6a3080b73e0936a1f80d880.docx>

推出的《马尔代夫第五旅游总体规划 2023~2027》^① 的目标不仅要促进旅游业的数字化发展，同时要以推进落实 DMADD 项目促进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不丹虽然早在 2004 年就制定了《不丹信息通信政策和战略》，但直到 2021 年才出台“数字雷龙计划”（Digital Drukyul）。“数字雷龙计划”实施的项目主要包括数字身份、病历信息系统、综合税收制度、综合公共服务、电子商务、数字学校、强化连接性。^② 2023 年 6 月，不丹国民议会提出《国民数字身份法案》，同年 10 月又推出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③ 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制定《全球数字公约》。阿富汗的国家数字化发展主要是在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开展的。2014 年阿富汗通过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NCSA）以“保护政府、企业和公民的数据隐私”，^④ 2018 年启动阿富汗数字中亚南亚（CASA1）^⑤ 项目以重点发展国内外的网络连通性、政府网络、互联网交换点和电子政务等。202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阿富汗测试数字支付系统，以使数字援助更快更有效地惠及妇女和偏远地区。^⑥

总体上，共同的数字国家发展战略和共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定位，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可以说，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方面具有更大的战略一致性。

（二）中国拥有帮助南亚国家推进数字国家建设的意愿、能力和经验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

① Ministry of Tourism, Republic of Maldives, “This Fifth Tourism Master Plan,” p.15. <https://www.tourism.gov.mv/dms/document/4969b4831928f1bdf3506340fb6974fc.pdf>

② Jigme Tenzing, “Digital Drukyul-An ICT Masterplan for Bhutan,” *The Druk Journal*. <https://drujournal.bt/digital-drukyul-an-ict-masterplan-for-bhutan/>

③ Ella Arwyn Jones, “Bhutan Rolls out N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Corporate Treasurer, October 20, 2023. <https://www.thecorporatetreasurer.com/article/bhutan-rolls-out-national-digital-transformation-strategy/492229>

④ “Afghanistan Technology,” UNESCO, April 6, 2023. <https://education-profiles.org/central-and-southern-asia/afghanistan/~technology>

⑤ “Expanding Connectivity to Pave the Way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fghanistan,” The World Bank, Feb. 11,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ults/2021/02/11/expanding-connectivity-pave-way-digital-transformation-afghanistan>

⑥ “Afghanistan: Digital Payments Could Make Aid Faster and More Effective,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Isolated Communities,” UNCDF, June 12, 2023. <https://www.uncdf.org/article/8272/afghanistan-digital-payments-could-make-aid-faster-and-more-effective-especially-for-women-and-isolated-communities>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致力于深化同南亚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亚地区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的重要区域。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为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开辟新可能、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阐明，“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② 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发表讲话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我们应该主动把握时代机遇，充分发挥本地区人力资源广、技术底子好、市场潜力大的特点，打造竞争新优势，为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开辟新可能。”^③ 2021年9月26日，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在推进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方面，中国可谓有能力更有经验。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⑤ “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另据一份权威研究的结论，“中国式数字化先后经历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和引领期，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创造了数字化的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12月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03/content_5244219.htm

③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0年11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0/content_5563097.htm

④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年9月2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6/content_5639378.htm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奇迹，正在向数字中国迈进。”^① 因此，中国拥有数字化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拥有帮助南亚国家推进数字国家建设的能力。中国信通院的数字经济指数、哈佛大学的国家网络能力指数、哈佛大学的网络就绪指数、联合国的电子政务指数，均充分显示了中国相对于南亚地区国家拥有较强的数字实力或数字能力。在哈佛大学统计的 2022 年网络能力指数中，中国排名第 2，而南亚印度的排名位居第 26。^② 在中国信通院统计的 2022 年数字经济规模中，中国为 7.5 万亿美元，而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分别只有 1550 亿美元、34.7 亿美元和 1.29 亿美元。^③ 在世界经济论坛统计的 2023 年网络就绪指数中，中国排名第 20，南亚的印度排名第 60、斯里兰卡排名第 80、巴基斯坦排名第 90、孟加拉国排名第 91、尼泊尔排名第 114。^④ 在联合国统计的 2022 年电子政务指数中，中国排名第 43，而选取的南亚八国的排名中，斯里兰卡排名第 95，马尔代夫排名第 104，印度排名第 105，孟加拉国排名第 111，不丹排名第 125，巴基斯坦排名第 150，阿富汗排名第 184。^⑤ 同时，就核心数字技术而言，2007 年前南亚地区的整体水平不及中国，而且 2007~2017 年间南亚八国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上升平缓（平均值由 1.6625 上升为 3.2075），^⑥ 相比之下

① 谢宜泽：《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经济学家》，2023 年第 12 期，第 104 页。

② Julia Voo, Irfan Hemani and Daniel Cassidy, “National Cyber Power Index 2022,”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0.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ation/CyberProject_National%20Cyber%20Power%20Index%202022_v3_220922.pdf

③ 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2024 年 1 月，第 18 页。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P020240109492552259509.pdf>

④ Soumitra Dutta and Bruno Lanvin, “Trust in a Network Society: A Crisis of the Digital Age?” The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2023, December 15, 2023. <https://networkreadinessindex.org/trust-in-the-network-society-a-crisis-of-the-digital-age/>

⑤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E-Government Survey 2022: The Future of Digital Government,” 2022, p. 83.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22-11/Report%20without%20annexes.pdf>

⑥ 该数值为简单平均数，信息化发展指数地区平均值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平均值=该地区各国信息化发展指数总和/该地区国家数量。南亚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亦使用此公式计算。

中国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提升显著（从3.03上升至5.6）。^①而且，国际电信联盟2017年版信息化发展指数和2023年信息化发展指数均充分说明，无论是数字技术的接入水平、数字技术的使用水平抑或数字知识的素养，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相比南亚国家有相对优势。

综上所述，受数字国家战略驱动，南亚大多数国家希望与中国开展数字合作。除了公开拒绝参加“一带一路”的印度和未与中国建交的不丹，其他南亚国家均公开表达了他们在数字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愿望与诉求。例如，孟加拉国希望中国成为其实现数字梦想的重要合作伙伴，^②斯里兰卡希望中国在其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③尼泊尔与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尼泊尔教育部关于科技创新合作的协议》以加强与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流合作，^④马尔代夫期待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新渠道以增加中马双边关系新内涵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4~2028）》明确将“数字经济”作为中马双方重点合作领域，^⑤在中国举行的“投资马尔代夫”商业论坛上中马签署了《关于促进数字产业的协议》等20多项协议。^⑥而且，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已经成为地区层面中国与南亚深化数字合作的重要机制。同时，在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贸易畅通专题论坛期间，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与中国等多个国家共同发布《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决定加强在数字经济等七个领域的合作。^⑦可以看出，由于中国的数字实力和信息化水平均高于

① ITU,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7 Volume 1,” 2017, p. 31.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r2017/MISR2017_Volume1.pdf

② “Bangladesh Wants China as Large Partner to Make Digital Dreams Come True: Minister,” Belt and Road Portal, December 14, 2017. <https://eng.yidaiyilu.gov.cn/p/39629.html>

③ “Navigat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The Impact on Sri Lanka’s Digital Economy”.

④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Nepal”.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年1月11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01/t20240111_11221841.shtml

⑥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at Invest Maldives Forum,” Maldives Financial Review, January 15, 2024. <https://mfr.mv/international-trade/strategic-collaboration-with-china-at-invest-maldives-forum>

⑦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在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3年10月18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310/20231003446762.shtml>

南亚八国，南亚国家对中国有数字合作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推动与南亚地区国家的数字合作，致力于让数字文明造福南亚各国人民。

三、推进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未来路径

在“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发展，持续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并取得显著成效。未来，中国与南亚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规则制定、数字金融治理、电子商务与跨境税源管理以及数字人文交流等领域。

一是中国可以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广泛加强与南亚八国的深度合作。目前，受南亚地理环境的制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和马尔代夫的交通极为不便，数字基础设施均较为落后。尤其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加之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无法获得与城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同的资源；^①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缺少对公民参与的战略设计，使得中央与地方无法形成整体的行动框架，进而影响了数字化转型成效。^②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可以有意识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帮助其缩小数字鸿沟。与以上国家相比，印度的情况则不同。在 2023 年 G20 会议上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建立了更全面的数字基础设施。”^③ 也有研究预测：到 2030 年，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增加值可能从 2022 年占 GDP 的 0.9% 增至 2.9~4.2%，将有效帮助其成为价值 8 万亿美元的经

^① Abdul Aziz, “Digital Inclusion Challenges in Bangladesh: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ICT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28, No. 3, 2020, pp. 304-319.

^② Sadia Jamil, “From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clusion: Challenges for Wide-Ranging Digitalization in Pakista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45, No. 8, 2021, pp. 1-16.

^③ Nidhi Singal, “Here’s How India’s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Is Going Global,” *Business Today*, Nov. 12, 2023. <https://www.businesstoday.in/magazine/deep-dive/story/heres-how-indias-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is-going-global-405177-2023-11-09>

济体。^① 考虑到中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将“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作为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的重要一环,^② 中国可以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学习其先进经验。

二是中国可与南亚八国构建数据流动圈,共同制定数字规则。由于美国等对印太地区国家的数字制度嵌入极易使南亚地区国家形成对美国的路径依赖,还可能会发展出不利于中国的数字治理规则,尤其是在数据保护与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形成与中国不同的规则标准。印度已经颁布《2023年数字印度法案》,与前期的《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数字印度法规》《国家数据治理政策》以及《印度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结合起来,^③ 构建印度本国数字生态系统的法律框架。鉴于此,中国可以一方面加强与印度在数字立法方面的沟通、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利用南亚各国对数据国际标准话语权的诉求和对数据全球治理的需求,紧扣中国与南亚在数据本地化方面的共同利益,构建中国—南亚数据流动圈,加强数字治理规则合作,强化数据网络治理工作,以保证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正常秩序。

三是中国可进一步加强与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合作创新发展金融科技,推进数字金融治理。印度在过去几年陆续推出普惠金融计划、废钞运动等多项举措,逐步形成了以数字支付、网络借贷(P2P)等为主要业态的金融科技发展格局。2018年印度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融资事件和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民众对金融科技的接受度在全球也位居前列。^④ 斯里兰卡曾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将数字金融的发展列为国家的战略支柱,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与国际发展保持同步,但总体上采用率较低。^⑤ 对

^①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uld Help India Become an \$8-Trillion Economy by 2030: Report,” IBEF, February 22, 2024. <https://www.ibef.org/news/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could-help-india-become-a-us-8-trillion-economy-by-2030-report>

^② 《〈中国网信〉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述评〉》,新华网,2023年4月10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4/10/c_1129509334.htm

^③ “India’s Digital Future: The Digital India Act 2023,” Drishti the Vision, Oct. 9, 2023. <https://www.drishtias.com/daily-updates/daily-news-editorials/india-s-digital-future-the-digital-india-act-2023>

^④ 肇启伟、谢正娟、秦雨桐:《印度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第27页。

^⑤ Savani Jayasooriya, “Cracking the Cod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Sri Lanka,” IFC, March 14, 2021. <https://www.ifc.org/en/stories/2021/financial-inclusion-sri-lanka>

此，中国可以在加深与孟加拉国金融合作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数字金融合作，落实好与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国签订的数字合作协议，积极防范第三方支付带来的风险，重塑国际支付新格局。

四是中国与南亚电子商务的发展空间无限，需加强对跨境税源的管理。一方面，中国可以继续深化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泊尔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构建高标准的数字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加强与南亚其他小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使之成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抓手，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可以特别增速发展与南亚地区的数字服务贸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框架和相关数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① 特别是印度的数字服务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软件及信息服务离岸外包具有较强竞争力，数字传媒和娱乐服务业、数字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增速加快。然而也要看到，印度仍属于美国 301 调查的国家之一。^② 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主张数据本地化和跨境限制流动，执行非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管理政策，^③ 是亚洲国家中拥有“较为成熟的数字服务课税”的少数国家之一。^④ 因此，中国在推进与南亚地区数字服务贸易的同时必须与南亚国家的税收征管合作，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协调。

五是中国与南亚数字人文交流的未来空间大，可在数字体育、数字旅游、数字医药卫生、数字档案馆、数字电影、数字地图、数字印刷和数字出版等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中国可以与南亚国家开展全方位的数字人文交流，促进数字软联通。一方面，印度的数字人文发展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学科领域融合、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有比较优势。^⑤ 另一方

① 岳云嵩、李柔：《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4期，第12页。

② 樊轶侠、王卿：《数字服务课税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启示》，《财政研究》，2020年第12期，第92页。

③ 郭霞、朴光姬：《印度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特征及中国应对策略》，《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78页。

④ 方铸、王成展、王敏：《亚洲国家数字服务课税的实践比较研究——以印度与新加坡为例》，《财政科学》，2021年第6期，第124页。

⑤ 徐彤阳、祁璇：《印度数字人文项目探析及启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年第5期，第59~65页。

面,中国的文化数字化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已经形成了“科技赋能文化”的中国数字化造血模式,这为中国深化与南亚地区的数字人文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可以在“丝绸之路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展示与交流平台”的基础上打造跨地域的文物数字化展现与交流平台,^①从而为丝绸之路沿线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②同时,在丝绸之路旅游中应用数字技术建构数字旅游体系,实现“一带一路”旅游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质的跃升。^③其中,中国可以加强与马尔代夫在旅游数字化方面的合作。在数字教育方面,尼泊尔自2021年启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培训项目,但尼泊尔人工智能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的数量较少,^④中国可以继续加强与尼泊尔等国在教育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合作。数字医疗方面,据《2023~2027全球数字医疗产业经济发展蓝皮书》数据,2022年全球数字医疗市场规模为2110亿美元,2030年将增至8092亿美元,全球医疗数字化转型已成大趋势。^⑤目前,不丹在推进医疗领域数字化方面主要与日本等国进行合作,与中国的相关合作较少。^⑥因此,中国可以加强与不丹、尼泊尔、阿富汗等国在医疗数字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推进远程医疗项目,为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四、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与构建数字合作格局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鉴于“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

①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丝绸之路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展示与交流平台上线试运行》,《敦煌研究》,2021年第6期,第159页。

② 宗少鸽、刘子建:《丝绸之路沿线传统文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以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为例》,《出版广角》,2019年第23期,第73页。

③ 李如意、李骊明:《数字旅游在大线路旅游开发中的应用——兼论丝绸之路信息驿站建设的意义》,《人文地理》,2015年第3期,第151页。

④ Pooja Suw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epal’s Education Sector,” Nepal Economic Forum, August 14, 2023. <https://nepaleconomicforum.org/artificial-intelligence-in-nepals-education-sector/>

⑤ 郭文培:《医疗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载《经济日报》,2023年5月21日,第5版。

⑥ “Challenge in Bhutan! Using Health Data to Promote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JICA. https://www.jica.go.jp/english/about/dx/jicadx/dxlab/goodpractice/interview_2/

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且主要是应用国际系统层次分析的结果”，^① 本文通过国家、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四个层面分析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

在国家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缓和中印关系，开辟中印合作新渠道。目前，尽管中印关系陷入起伏不定的低谷期，但改善中印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印数字合作对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利益都是有益的。从2021年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出口增加值规模位列前三，而印度的信息通信和英国的金融保险极具国际竞争优势。^②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38.6%，而未来五年印度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预计将达到20%。^③ 最重要的是，当前世界上主要大国开展的数字合作均重视印度的潜力。美国把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重要抓手和优先合作对象，“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进过程，其特征是数字合作的范围逐渐扩大，合作模式更加立体；^④ 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加强双方在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⑤ 日本将印度视为经济合作潜力国与海外供应链布局的支点国，两国的数字和绿色产业合作日益加强；^⑥ 在这种情形下，不入主流，焉能一流？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一流的数字合作圈。同时，优势互补是中印数字合作的显著特征，两国拥有明显的合作基础。以数字贸易服务壁垒为例，虽然中国和印度选择了不同的数字贸易开放程度，采取了不同的开放路径，^⑦ 但是目前世界上有“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亚太

① 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4页。

② 张亚斌、马莉莉、刚翠翠：《“一带一路”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价值链地位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21年第7期，第177页。

③ Zhang Xiaoyu, “China-India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conomy Has Great Potential but with Conditions”.

④ 陈然、王义桅：《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68~69页。

⑤ 王晓文、国艺莹：《“印太战略”视角下欧盟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第52页。

⑥ 陈友骏、王泽媛、赵磊：《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印经济合作的前景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22年第6期，第22页。

⑦ 陈颖、高宇宁：《数字贸易开放的战略选择——基于美欧中印的比较分析》，《国际贸易》，2022年第5期，第49页。

模板”与“DEPA 协定”四种力量,^①而中印同属“亚太模板”。2019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参与产业总体技术含量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占有市场份额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②但是到2022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③同时,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布局为例,中国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印度等区域性大国,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有机化学、物理等技术领域。^④2023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个别行业也落后于同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和巴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数字经贸关系的升级。^⑤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数字竞争,但从全球数字格局来看,中国与印度开展数字合作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也拥有天然的合作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合作为改善甚至转变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推进中印数字经贸合作需要从宏观视野的国家战略思维出发。

在区域层面,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同南亚各国一道缩小“数字鸿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数字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而南亚地区一直是数字鸿沟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区域间、城乡间和性别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尽管2018~2022年间南亚地区的移动网络使用率不断提高,但截至2022年南亚地区仍然有900万人居住在移动网络未覆盖区域。^⑥即使在移动网络覆盖范围内,未能使用网络的人口约有9.9亿人,占地区总人口

① 刁莉、王诗雨:《新兴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析》,《亚太经济》,2023年第3期,第73页。

② 崔日明、张玉兰:《基于增加值视角下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评估》,《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1期,第127页。

③ 胡润哲、魏君英、陈银娥:《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价格月刊》,2022年第10期,第19页。

④ 王叶、张天硕、曲如晓:《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布局特征与对策建议》,《国际贸易》,2022年第4期,第64页。

⑤ 红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4期,第158~162页。

⑥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3,” October 2023, p. 12. <https://www.gsma.com/r/wp-content/uploads/2023/10/The-State-of-Mobile-Internet-Connectivity-Report-2023.pdf>

的52%，远高于38%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①南亚地区的城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2017年，南亚地区的城乡鸿沟达47%，而且2019年以来南亚的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2021和2022年，南亚的城乡数字鸿沟分别为38%和30%，而同期世界平均数分别为33%和29%。2022年，南亚地区农村居民使用移动网络的可能性比城市居民低30%，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3%。^②南亚地区的性别数字鸿沟最为突出。2017~2022年，南亚地区的性别鸿沟分别为67%、58%、50%、36%、41%、41%，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5%、22%、19%、15%、18%和19%。^③2022年南亚女性拥有移动电话的比例比男性低28%，女性使用移动网络的比例比男性低58%，而在东亚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和4%；在阿富汗，拥有电子支付账户的女性比例仅为7%，而男性则为23%。^④面对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中国明确表示“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构建数字合作格局，……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推进，将有助于推动南亚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科技应用、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有效缩小数字鸿沟。

在跨区域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布局进行优化，实现国际区域战略新突破。自中国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中国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既面临重大机遇，但也因美国的数字化战略布局和政策手段而遭遇重重挑战。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将东南亚视为其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推进对华竞争。^⑤日本同样以东南亚为重心展开

①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3,” October 2023, p. 12.

②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2,” October 2022, p. 22, <https://www.gsma.com/r/wp-content/uploads/2022/12/The-State-of-Mobile-Internet-Connectivity-Report-2022.pdf>;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3,” p. 21.

③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2,” pp. 24-30;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3,” p. 24.

④ GSMA, “The State of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2023,” p. 24.

⑤ 赵明昊：《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第42页。

与中国的数字建设之争，与美国等构建起排华性的数字联盟。^①此外，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共同面临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构以及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阵痛”等系列挑战。^②在面临来自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打压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优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布局，将数字领域的合作扩大到与东南亚紧邻的南亚，并积极推动行之有效的数字合作行动方案。

在全球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可以有力应对数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威胁与破坏。数字丝绸之路是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中国方案。^③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消弭中国与南亚的数字鸿沟、提升发展中国家数字实力，有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破解南北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失衡和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等现实问题。2023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表示，中方将“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呼吁“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④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不仅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还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的数字帝国主义和“数字霸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益。

结 语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因数字丝绸之路顺应世界经济数字化发展潮流、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能更好满足共建国家发展合作要求，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不丹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但事实上南亚八国均参与了数

^① 王宏禹、彭昭男：《日本在东南亚的对华基建竞争——动因、演进与走向》，《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第104页。

^② 张来明、赵昌文、蒋希衡等：《携手应对危机 共享发展机遇——亚洲金融危机25年来中国—东盟经济金融合作的启示和未来重要方向》，《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第1页。

^③ 陈健：《“数字丝绸之路”：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中国方案》，《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第56页。

^④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1版。

字丝绸之路合作，中国与南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的理念、原则以及实践路径，不仅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南亚国家缩小与弥合数字鸿沟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毋庸置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将在大国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塑造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国际秩序。^①然而，作为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始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搭建实践平台，坚持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合作共赢理念与正确义利观，积极推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在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方案的背景下，中国与南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前景广阔。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已经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深化数字经济等领域改革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并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尽管2020年以来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倒退，中印关系仍未走出低谷，但中印深化数字合作的基础仍是存在的。其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的《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已经就深化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开启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新进程，这为金砖国家成员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数字合作奠定了基础。上海合作组织2020年发布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以及2023年发布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的声明》，都明确了成员国要携手发掘各领域数字化潜力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也为中国与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数字合作提供了支撑。未来，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应致力于持续缩小数字鸿沟，搭建数字合作平台，共同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普惠共享数字成果，共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再创造古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编辑 吴兆礼)

^① Vladimir Norov, “All Set for Another Revolution,” *China Daily*, October 19, 2023.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310/19/WS6530745da31090682a5e963d.html>